

12把椅子

The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in dark brown and black silhouettes against a light tan background. In the foreground, two men are shown in profile, facing left. The man in front wears a cap and glasses, while the man behind him has a beard. The background is filled with several silhouettes of elephants, some of which ar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figures in the foreground.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minimali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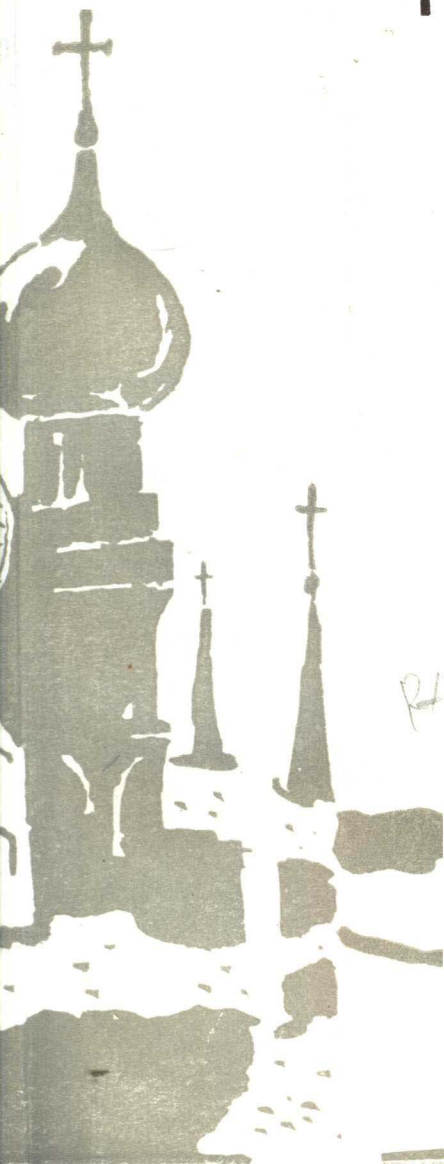
(苏) 伊·伊·利·夫 合著
叶·彼得罗夫

春风文艺出版社

十二把椅子

[苏] 伊利亚·伊利夫 合著
叶夫根尼·彼得罗夫

徐 昌 翰 译



И. Ильф, Е. Петров
ДВЕНАДЦАТЬ СТУЛЬЕВ
МИНСК «БЕЛАРУСЬ» 1981
根据苏联白俄罗斯出版社1981年版译出

十二把椅子

Shierba Yizi

(苏) 伊·伊利夫 合著
叶·彼得罗夫

徐昌翰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 282,000 开本: 130×184 1/4 印张: 13 1/2 插页: 2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500

责任编辑: 邵光

责任校对: 张哲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统一书号: 10158·871 定价: 2.30元

献 给

瓦连京·彼得罗维奇·卡塔耶夫

目 次

第一部 老域名流

- | | | |
|------|--------------------|-----|
| 第一章 | 别津丘克和“山林女神” | 1 |
| 第二章 | 佩图霍娃魂归地府 | 11 |
| 第三章 | 劝世图 | 21 |
| 第四章 | 远游神 | 28 |
| 第五章 | 大谋士 | 33 |
| 第六章 | 钻石的清辉 | 43 |
| 第七章 | “漆它黑”的痕迹 | 50 |
| 第八章 | 温文尔雅的小偷 | 56 |
| 第九章 | 你的鬃发哪儿去啦? | 69 |
| 第十章 | 铜匠、鸚鵡和女相士 | 78 |
| 第十一章 | 花名册——生活的镜子 | 91 |
| 第十二章 | 狂热的女性——诗人的幻梦 | 106 |
| 第十三章 | 深呼吸：您是很激动的! | 120 |
| 第十四章 | 剑与犁联合会 | 138 |

第二部 在莫斯科

- | | | |
|------|------------------|-----|
| 第十五章 | 椅子的汪洋大海 | 154 |
| 第十六章 | 修士楼 | 157 |
| 第十七章 | 公民们，要尊重床垫! | 166 |

第十八章	家具陈列馆	174
第十九章	欧洲式选举	186
第二十章	从塞维利亚到格林纳达	198
第二十一章	执行判决	212
第二十二章	食人生番埃洛奇卡	226
第二十三章	伊兹努连科夫	237
第二十四章	汽车爱好者俱乐部	249
第二十五章	同裸体工程师的谈话	259
第二十六章	两次拜访	267
第二十七章	绝妙的坐牢专用网筐	274
第二十八章	小母鸡和太平洋小公鸡	285
第二十九章	《加夫里拉历险记》的作者	296
第三十章	在哥伦布剧院	306

第三部 佩图霍娃太太的珠宝

第三十一章	伏尔加河上神奇的夜晚	321
第三十二章	一对游魂	331
第三十三章	逐出天堂	339
第三十四章	星际象棋大赛	347
第三十五章	其他等等	365
第三十六章	碧玉潭胜景	371
第三十七章	绿岬	382
第三十八章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393
第三十九章	地震	403
第四十章	宝藏	419

第一部 老城名流

第一章

别津丘克和“山林女神”

N县城的理发馆和寿材铺是如此之多，好象当地人生来就是要刮刮脸，理理发，抹点生发油，然后好立刻去寿终正寝似的。其实，生儿育女，剃头刮脸，死人出殡之类的事在N县城还真是难得一见。这里的日子平平静静。春天的夜晚令人陶醉，月下的烂泥洼象无烟煤似的闪闪发光，城里的小伙子热恋着公用局工会的女秘书，缠得她连会费都没法收。

对于诸如恋爱、死亡之类问题，伊坡利·沃罗边宁诺夫是无动于衷的，尽管按职权范围来说，每天早九点至晚五点，这些问题统应归他处理，中间半小时午休吃饭除外。

早晨，他端起岳母佩图霍娃送来的凸花白奶杯，把自己那份滚烫的牛奶一饮而尽，然后就走出昏暗的小屋，踏上宽阔的古别伦斯基大街。街头洒满了好久也不曾享受到的春天的阳光。在县城里，这样的大街算得上是顶顶顺眼的一条了。大

街左侧，绿莹莹的玻璃窗凸凹不平，窗内陈列着山林女神寿材铺的一口口银白色的寿材。对街有几扇小窗，窗上的玻璃腻子已经掉光了，屋里堆了几口橡木棺材，都是棺材匠别津丘克的杰作，上面积满了灰尘，更显得阴沉而又乏味。往前去，是彼埃尔-康斯坦丁理发馆，招牌上写着“修锉指甲，包您满意；上门烫发，服务周到”。接下去是一家旅馆，附设美容部；再往前，一片大空场上，孤零零矗立着一座大门，一头小黄牛正伸出舌头，含情脉脉地舔着那块靠在大门上的锈招牌：

敬请光临寿材店

寿材铺虽说是栉次鳞比，上门的顾客却寥寥无几。早在伊坡利迁居N县城的前三年，敬请光临寿材店就已经破了产，棺材匠别津丘克愁得整天喝闷酒，有一天甚至想破罐子破摔，把他陈列的那口最好的寿材也押进当铺。

N县城很少有死人的事，这一点伊坡利比谁都清楚，因为他供职的地方就是民事登记处，专管死亡和婚姻登记。

伊坡利的办公桌活象一块旧棺材板，左角已经被耗子啃得残缺不全，桌上堆着一大摞胀鼓鼓、沉甸甸的黄褐色卷宗，压得四条细桌腿颤颤巍巍。卷宗里的登记表可以详细说明N县源远流长的住户们及其扎根于该县贫瘠土地上的列祖列宗的全部情况。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星期五，伊坡利照例于上午七时半睁开双眼，然后马上把一副老式金边夹鼻眼镜夹上鼻梁。这位先生从来没戴过普通眼镜。有一次，他觉得戴夹鼻

眼镜有碍卫生，便到眼镜行配了一副镀金腿无框眼镜。乍一戴觉得挺好，可是老婆（那还是老婆死前不久的事）却发现，一戴眼镜，他就成了个活脱的白匪头子米留科夫。这一来伊坡利只好把眼镜白白奉送给院子里的清扫夫。清扫夫并不近视，戴上眼镜却美滋滋的，没觉得有什么不得劲。

伊坡利拖声懒调地用法语对自己说了声“日安”，把两腿从床边探下来。一声“日安”，说明伊坡利情绪颇佳。倘若醒过来用德语说一声“早上好”，那就往往意味着肝区不适。五十二岁啦，可不是闹着玩的！况且最近天气总这么潮乎乎的。

伊坡利伸出两条精瘦的细腿，朝单条出售的战前式裤子伸了进去，裤筒用腿带一扎，再把脚伸进柔软的小方头矮腰皮靴。五分钟后，他穿上漂亮的月白洒银坎肩，外面又罩上一件闪光料子上装，扑搂一下头发，挥去几颗洗脸时沾上的水珠，象头猫似的动动唇髭，犹犹豫豫地捋了捋刺烘烘的下巴，又拿起发刷刷了几下如银的短发，然后恭恭敬敬朝走进门来的岳母大人佩图霍娃微笑着迎了上去。

“伊坡——利——呀，”她的声音象打雷，“今天我做了个恶梦。”

“梦”字说得带一股法国味儿。

伊坡利身高一米八五。有了这个高度，对岳母免不了就要有点儿轻慢。他居高临下，朝岳母瞥了一眼。

佩图霍娃接着说：

“我梦见了死去的玛丽，披头散发，还系着一根金腰带。”

佩图霍娃的大嗓门响得象放大炮，震得铸铁吊灯的圆球和积满灰尘的玻璃瓔珞都晃动起来。

“我担心，怕出什么事。”

最后这句话说得真有力，震得伊坡利头上整整齐齐的头发包轻轻一摇。他皱起眉头，一字一顿说：

“妈，什么事也出不了。打水了吗？”

原来水还没打，套鞋也没擦。伊坡利可看不上这个岳母。佩图霍娃蠢得要命，年纪一大把，再想变聪明怕已来不及了。她吝啬得不象话，不过伊坡利穷得叮当响，所以她的这种绝妙的秉性倒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列位想必知道，英国的狮心王理查当年一声怒吼，曾吓得战马四腿瘫软。这个女人嗓门又粗又大，就连狮心王理查听到，大概也要自叹弗如。除此而外，最可怕之处还在于佩图霍娃爱做梦。她总是梦个不停：梦见大姑娘扎着宽皮带，战马身上缝着龙骑兵的黄镶边；梦见扫院子的弹竖琴，宪兵老爷们穿着更夫的大皮袄，手里敲着梆子巡夜；梦见毛衣针在房间里跳来跳去，发出一种听了叫人汗毛直竖的声音。佩图霍娃是个无聊的老太婆，鼻子底下还长着两撇胡子，每一撇都象一把刮脸用的肥皂刷子。

伊坡利悻悻然出了家门。

棺材匠别津丘克抱着胳膊，倚着门框，站在他家那间破敝不堪的铺子前。生意一直不顺手，加之长期饮用酒精，弄得他眼珠子都发黄了，跟猫眼睛差不离，眸子里总象烧着两团不灭的火。

“贵客临门，欢迎欢迎！”他一见伊坡利，赶忙快嘴快

舌地开了口。“早晨好哇您老！”

伊坡利彬彬有礼地掀了掀他那顶污迹斑斑的厚呢礼帽。

“岳母大人身体好吧？”

“唔……唔……唔……”伊坡利不置可否，耸耸直溜溜的双肩，径自向前走。

“上帝保佑她福体安康，”别津丘克无可奈何地说。

“这种生意，连血本都亏进去啦，真它娘的！”

说罢他又抱起双臂，靠到门框上。

走到山林女神寿材铺门口，伊坡利又耽搁了一小会儿。

“山林女神”有三个老板，他们一齐朝伊坡利鞠躬致意，同声问候他岳母的健康。

“结实着呢，身板结实着呢，”伊坡利回答说。“她能有什么事！今天还见着一个金灿灿的大姑娘，披着一头长发。是她梦见的。”

三位“山林女神”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大声叹了口气。

伊坡利跟这个聊聊，跟那个扯扯，一路耽搁下来，等到走进办公室，挂在“事毕请勿逗留！”那张横幅字条之上的时钟，破例已经指着九点过五分了。

因为伊坡利个子很高，更主要是因为他留着两撇胡子，同事都管他叫马齐斯特。其实真正的马齐斯特哪有什么胡子。

伊坡利从抽屉里取出个蓝毡垫，铺到椅子上，捋捋胡子，使它保持同桌面平行的正确方向，接着一屁股坐到小毡垫上。这样一来，他就比其他三个同事“略高一筹”了。伊坡

利担心的不是痔疮发作，他怕的是磨破了裤子，所以用了这么个蓝毡垫。

两个青年人——一男一女，正羞羞答答瞅着这位苏维埃公务员的一举一动。男的身穿着一件呢面棉袄，这里十足的衙门气氛，加上茜素墨水的臭味和墙上那只不时嘶嘶作响的挂钟，尤其是挂钟下面那张让人望而生畏的横幅字条——“事毕请勿逗留”，已经完全把他给“镇”住了。还没张口，小伙子就有心要打退堂鼓。他觉得，自己到这儿要办的事，实在是微不足道了！些须小事，竟然要劳动伊坡利这样一位两鬓苍苍、堂堂一表的公民的大驾，岂不叫人太过意不去了吗？伊坡利也心知肚明，要办的不过是小事一桩，来人满可以静心稍候。于是，他打开二号卷夹，取出公文，一张张仔细翻阅起来。那姑娘穿着一件镶着闪光黑边的长外套，她跟小伙子嘀咕了几句，红着脸慢慢挨到伊坡利跟前问：

“同志，哪儿可以……”

穿棉袄的小伙子兴冲冲地吁了一口气，扯着连自己也出乎意料的大嗓门吆喝了一声：

“登记！”

伊坡利聚精会神地瞅瞅这对男女身前的矮栏杆说：

“出生还是死亡？”

“结婚，”穿棉袄的男青年说着，六神无主地朝四下里望了两眼。

姑娘扑哧一笑。一切非常顺利。伊坡利办起手续来象变戏法那么麻利。他用歪歪扭扭的笔迹把新婚夫妇的姓名登进厚厚的大册子，又正颜厉色地询问了姑娘跑到外面请进来的

证婚人，然后对着一只方形图章，轻轻呵了好一阵子气，一欠屁股，在两张磨破了的身份证上各盖了一个印。新婚夫妇交了两卢布，伊坡利开了一张收据，笑笑说：“这是圣礼费。”接着站起来，伸开他那标致的腰身，习惯地挺了挺胸脯（想当年还穿过紧身胸衣呢）。两大道黄灿灿的阳光落到他的肩头，看上去就象两块带穗的肩章。他的模样儿有点滑稽，但却庄严得颇不寻常。夹鼻眼镜上，凹透镜寒光闪闪，仿佛探照灯射出的两道白光。新婚夫妇站在眼前，驯顺得象两头羔羊。

“年轻人，”伊坡利煞有介事地说，“老一辈人常说：明媒正娶。恭喜你们成为明媒正娶的夫妻。非常非常高兴看到象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朝着永恒的理想携手并进。非常、非常高兴！”

伊坡利致完这段颂词，跟新婚夫妇分别握了握手，得意洋洋地重新落座，继续翻阅他装订在二号卷夹里的公文。

邻股的几个办事员对着墨水瓶吭哧吭哧地憋不住笑。

平静的办公时间开始了，没有什么人再来麻烦婚丧登记股。隔窗望去，公民们早已在料峭的春寒中瑟缩着身子各回家转。十二点整，犁与锤合作社里有只雄鸡引吭高歌，但对此已经无人大惊小怪了。俄而，哗啦哗啦的铁皮声和噼噼啪啪的马达声大作。古别伦斯基大街上飘起一团浓密的紫色烟雾。马达声愈响愈烈，转眼间烟雾中现出了县执委会那辆“国有一号”汽车的轮廓：前面的散热器不丁点，后面的车厢却又大又笨。汽车在泥泞中艰难地挣扎，穿过老东家广场，摇摇晃晃消失在毒雾之中。公务员们挤在窗口又看了一阵，就

眼前所见七嘴八舌地大发议论，不知怎么竟扯到了可能裁减人员的事上。过不多久，只见棺材匠别津丘克小心翼翼地走过小木桥。他整天满城乱逛，到处打听谁家有人呜呼哀哉。

快下班了。邻院那座黄里带白的钟楼上震天价响起了钟声，窗棂上的玻璃被震得嗡嗡直颤。一群白嘴鸦纷纷从钟楼飞起，在广场上空仿佛开群众大会似的聒噪了一阵，飞去了。广场变得空空荡荡，傍晚的天空显得寒意彻骨。

伊坡利也到了下班的时候。凡是该出生的已经来到人世，想结婚的也都姻缘成就，统统在厚厚的簿子里登上了记。只是没有一个人申报死亡。这不是成心想让棺材铺的老板们破产吗！伊坡利收起卷宗，把小毡垫放进抽屉，拿出小梳子梳梳胡子，心里惦着热气腾腾的菜汤。他刚想往家走，忽见办公室门户大开，门口站着棺材匠别津丘克。

“贵客临门，欢迎欢迎，”伊坡利笑了一笑。“有什么话要说？”

黄昏中棺材匠那张野里野气的丑脸兴奋得大放光彩，但他却什么也说不出。

“什么事？”伊坡利板起面孔问。

“‘山林女神’，它娘的，还能做出好玩艺吗？！”棺材匠没头没脑地说。“上门的主顾哪能满意呢。做棺材舍不得料哪行……”

“这是什么意思？”伊坡利问。

“我是说‘山林女神’……三家老小全靠一个铺面过日子。用的料太不地道，装修也差劲，漆还舍不得上，它娘的。鄙店可是一家老字号，一九〇七年开的张。小号的寿材，全

是百里挑一的上等货……”

“你这是怎么啦？疯了？”伊坡利随口说了一句，朝门口走去。“卖棺材卖糊涂啦？”

别津丘克殷勤地拉开门，把伊坡利让在头里，自己跟在身后，急得浑身直哆嗦。

“‘敬请光临’还没垮那阵，‘山林’家的货色还真不错！他们卖的织花锦缎谁家也比不了，就连特维尔市也弄不到那样的货，它娘的！可如今实话告诉您，要想买比鄙号更好的货没门。您也甭费那个劲。”

伊坡利气冲冲地转过头来瞪了别津丘克两眼，加快了步伐。今几个虽说班上没有一件不顺当的事，但心里却有说不出的丧气。

“山林女神”的三位老板站在铺子门口，依然保持着伊坡利一早同他们相遇时的那副姿势。看来从早到晚，他们彼此一直未曾交谈过。不过脸上的表情，倒是起了某种颇为微妙的变化，眼睛里懒洋洋地流露出某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心满意足的神情，说明他们获悉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信息。

别津丘克一见生意上的对手，便咬着牙把手一挥停了下来，在伊坡利身后悄声说：

“三十二个卢布就让给您。”

伊坡利皱起眉头，走得更快了。

“还可以赊帐，”别津丘克又加上一句。

“山林女神”的三位老板一言不发，三脚两步地跟上伊坡利，纷纷脱帽向他鞠躬致敬。

伊坡利被这几个蠢头蠢脑的棺材匠缠得怒火中烧，迈着

比平时稍快的脚步，跑上门台。他焦躁地在台阶上刮刮鞋泥，饥肠辘辘地走进穿堂，迎面正碰上弗罗尔-拉弗尔教堂的神父费多尔从房里出来。神父浑身冒着热气，干脆没理伊坡利，右手撩着长袍，冲出门就走了。

伊坡利立时发现家里洁净得反常，不多几件家具，件件挪动了地方，一眼就看出秩序大变，同时，一股药味刺得鼻孔直痒。伊坡利一进屋就碰到邻院的农艺师太太库兹涅佐娃，她摆摆双手悄声说：

“老太太怕要不好，才做过忏悔。大皮靴轻着点。”

“好，好，轻着点，”伊坡利顺从地答道。“怎么回事？”

库兹涅佐夫太太抵起嘴唇，伸手指指第二个房门说：

“心脏病发作，很严重。”

她显然是在重复别人的话，而且对这句话的份量深为得意。她接着说：

“不能排除死亡的可能。今儿个我跑了一天也没歇脚。早上过来借绞肉机，一看，门开着，厨房里一个人没有，这屋也没人。我以为你家老太太一定是想做复活节蛋糕，买面去了。早两天她就要做复活节蛋糕来着，现在您也知道，面要是不早点下手买……”

库兹涅佐夫太太本想把如何买面，面又如何贵，以及她如何发现佩图霍娃人事不省地倒在磁砖炉子旁的经过好好讲一讲，不料隔壁传来一阵呻吟，把伊坡利吓了一跳。他伸出有点麻木的手，匆匆画了个十字，走进了岳母的房间。

第二章

佩图霍娃魂归地府

佩图霍娃太太仰卧在床上，一只手枕在脑后。她头戴一顶娇艳的杏黄色包发帽，这是一种曾经风靡一时的摩登颜色，那时候太太们还穿着蓬起的大裙子，阿根廷的探戈舞也刚刚开始流行。

佩图霍娃太太面容庄重，神情漠然，两眼望着天花板。

“老太太，”伊坡利唤了一声。

岳母的嘴唇打颤似的翕动了几下，但伊坡利听到的已不是惯常那种大喇叭似的吼叫，而是一阵呻吟，声音微弱尖细，那么可怜，听了叫人揪心。冷不防，一滴晶莹的泪珠飞快地涌出眼窝，象一颗水银顺着脸滚落下来。

“老太太，”伊坡利又喊了一声，“您怎么啦？”

但他还是得不到回答。老太太闭着眼睛，微微把身子一侧。

农艺师太太蹑手蹑脚走了进来，一把抓住他的手，就象拉孩子进澡盆一样把他拉走了。

“她睡着了。医生不许惊动她。我的好邻居，您还是到药房去跑一趟吧。给，这是药方，顺便再打听一下，冰袋